





此卷是南唐書不  
以誤入庶撤  
借唐會要善本補鈔

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章事暨修國史上柱  
二千戶寔封四百戶

郊議上

按文義自元元年五世... 庶王以下皆庶... 庶王以下皆庶... 庶王以下皆庶...

上元元年上皇居興慶宮父老過者往之瞻拜出封  
丘門虜王次於京城北不見帝文武百官素服紗帽  
俯伏俟罪虜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  
已丑斬張彥澤于東市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



唐會要卷第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寔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郊議上

按文義自上元元年正月性、修、行、為、奉、文、自、去、封、即、一、虜、王、以、下、皆、五、代、之、也、  
不應換入唐會要、中、特、抄、曾、者、誤、入、耳、此、書、錯、亂、之、處、不可枚舉、凡、此、是

上元元年上皇居興慶宮父老過者徃之瞻拜出封也  
丘門虜王次於京城北不見帝文武百官素服紗帽  
俯伏俟罪虜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内  
已丑斬張彥澤于東市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白扼



其喉死辛卯虜廢晉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  
義侯黃龍府安置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  
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為中原  
主帝命廷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  
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  
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復愆矣其  
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為太弟燕王景達為元  
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翼為副元帥封燕王依前  
東都留守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侯二月丁巳  
朔虜改晉郡為大遼國肆青改元會同辛未漢帝郡

位改晉開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三月宣州徐知澄  
卒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為神衛軍都虞  
侯秋八月以太傅宋齊兵為鎮南軍節度使周宗為  
寧國軍節度使錢佐卒保襲位冬十有一月壬子雨  
水冰辛酉雨木水癸酉雨木冰十有二月越人胡進  
思廢其君侖囚于義和院錢俶入是歲馬希範卒廣  
襲位  
越人立俶遷侖于東府丁丑天子崩以太子少傅馮  
延巳為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廬州周 卒五月葬  
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



漢伐吳中園李守貞守貞遣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  
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  
貞為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為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  
為沿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班師冬十有一月高從  
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王

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侯皇甫暉裨將張巒蕭  
處恭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張義方為監  
軍使納賊帥咸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舍人嚴續為  
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為神武統軍侍衛諸軍  
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廬山江夢孫

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殺天威統  
軍都虞侯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鎮廬州以諫  
議大夫查文徽為永安軍節度使苗侯冬十有二月  
日暈三重

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矣此者災異  
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之仁愛而謹  
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進兵閩粵武夫悍將不喻朕  
意而務為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  
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大賜  
粟帛二月以東都苗守燕王異為潤宣二州大都督



鎮京口宣州周宗為東都留守福州許言吳越戍兵  
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於境建州節度使查文  
徽劍州刺史陳海舟師應之文徽留晦屯江口進至  
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海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  
馬文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帝送文進等還越亦  
歸文徽夏四月以劍州刺史陳海為永安軍節度使  
秋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酉天子崩楚  
朗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  
潭州殺希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之  
希萼自稱楚王邊鎬統信州屯兵以覘楚十有二月

從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  
擁威為天子

周帝即位劉昫稱帝於太原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  
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  
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  
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奸雄  
雖有國日淺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  
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  
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綰陸孟俊  
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山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



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希萼為楚王楚國大亂邊  
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沙破其軍于龍回關徐  
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于鎬盡遷馬氏之族于  
金陵以希萼為洪州大都督封楚王希崇為舒州節  
度使以邊鎬為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  
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為岳州刺史以客省引  
進使任鎬為監軍使以馬光惠為朗州節度使苗後  
宋齊五拜太師固辭復為太傅

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臯屬焉以湖  
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為刺史三月以撫州馮延巳

為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平章事潤州  
徐連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有食之五月  
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巒爭之  
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苗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  
州事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  
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費于國乃重歛  
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振撫楚人皆怨帝亦惡之謂  
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求息肩於我今  
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劉言以節鉞使自  
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



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為後悔孫晟即欲  
奉行延巳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  
二何以為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逵益陽殺  
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散走  
獨張巒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于道岳州刺史宋  
德權監軍使伏鎬皆棄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  
州戮宋德權任鎬于大社斬裨將由洪泰尹建于都  
門外以張巒為信州刺史延巳等自劾起之孫晟請  
罪不已乃罷為右僕射冬十有二月洪州大都督馬  
希萼入覲苗建康弗遣

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夫踰月廬舍營署殆盡  
夏五月以木傳宋齊丘為鎮南軍節度使秋七月以  
鄂州劉仁贍為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豪州觀  
察使何敬珠為武清軍節度使大蝗八月不雨冬十  
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堙廢者修復  
之十有二月水冰  
春正月大星墜于東此聲如雷兗州節度使慕容彥  
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為周師所  
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下平彥超釋唐俘諭之曰歸  
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亦悔之漢未遣使潭



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例俘于金陵由是引劉慰勞  
以上茗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自前年八月不雨至  
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煮粥以食之  
劉旻乞師于契丹以寇潞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  
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受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  
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等此控圻口以斷契  
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遷班師夏五月  
丁亥月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  
丘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  
復中原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

之復遣使汾海齎琛寶以報聘虜意晉人殺其使數  
犯中原至是館虜使于清風駙夜讌更衣盜斬其首  
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冬十月 春二月  
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  
彥貞為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為  
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冬十  
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白崧岳降靈誕生良弼  
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于咸績而遽爾請  
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  
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



之嫌令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于  
嗟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  
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  
馮延魯為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侍衛諸軍都虞侯  
賈崇為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為都  
部署攻壽州帝召宋州宋齊丘還都齊丘請徵諸郡  
兵屯于淮泗以裨將有才畧者主之聲言偏師敵人  
不測其寔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  
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  
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皇甫暉帥師為援李穀

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彥貞敗死皆懼帝欲親拒

此句即已錯謬此云天子不云帝亦非矣指南唐李氏及周世宗

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議

亦寢天子先詔錢俶攻常宣二州以撓我師于是吳

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

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十人皆斬于

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營于淝水之陽徙

而不知此係入唐會要之內其詳詳云於此

上兩云我師南唐李氏臣所以也此云天子係周世宗

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

天兵追斬之遂下滁池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

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

不東都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



祚泰州刺史方汭皆棄城走延魯削髮偽為僧遁歸  
周人執之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帝  
益惡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謹文  
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  
千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大州以  
求罷兵天子不報謹等皆苗行左分兵襲下揚恭帝  
遣人懷蠟丸出走契丹求勅為邊將所執光州刺史  
張承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揚氏之後帝  
之命闈苑使尹延範自泰州徙讓皇一族于京口延  
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使劉

重進得其玉硯瑪腦梳翡翠瓶以獻周揚氏遂絕帝  
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  
之罪

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于周辭醉益卑服削  
去帝號天子猶不荅晉晟等弗遣鍾謹請歸取表盡謨  
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  
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為  
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  
珩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  
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



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于削去尊稱願輸  
臣節孫權事魏蕭譽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  
帝號何爽歲寒儆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  
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  
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二月  
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為監軍使拜邊鎬為  
大將許文綝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  
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  
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為兵器帝為鎧處，保聚號  
曰甲軍周苦之景達等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

克復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  
將請要其險隘繫之宋齊丘曰繫之怨深不若縱之  
以為德誠諸將閉壁不得要戰周師皆集于壽州故  
諸州雖復而壽春之圍益固天子駭于渦口猶欲再  
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  
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  
武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  
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秋七月楊光滁和復  
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



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為鎮淮軍築  
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乞罷  
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旦召之元憤怒叛降周  
諸軍皆潰許文鎮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  
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  
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  
江南秋七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濠州濠州刺史  
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泰州亦潰周  
師步騎數萬水陵齊進軍士作檀耒之歌聲聞數十  
里十有二月天子駢于楚州城北

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能鄭昭業城守益  
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屠其城而成之丁未海  
州潰天辰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泰揚楚之地丁卯  
周人次揚州癸酉次瓜洲三月壬午朔次泰州丁亥  
復次揚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時楊泰滁和壽  
濠泗光海等州已為周得延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  
黃盡江以為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  
主勞其良若而已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  
正朔以交泰元年為顯德五年鍾謨遇延魯至自京  
師國主復遣謹等奉表拜成且請傳位天子優詔勞



安之傳位之意遂止以謹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為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為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效奉表貢于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有二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微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丘于青陽太弟景遷固請歸藩于是以長子翼為太子以景遷為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為撫州大都督信三景遷為百勝軍節度使昇兄初括定

民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于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湯皆入于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為定式

宋齊丘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卒秋七月鍾謹請鑄大錢以二當十曰永通貨以信州刺史張巒為天德軍使九月太子翼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翼州人以翼應之未幾九十識者謂翼州趙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室鍾謹曰從嘉輕四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怒貶謹為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



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  
子孫討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  
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  
外諸侯能救國難即為劉裕陳伯先爾今吾徒豫章  
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群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  
錡贊成之夏六月熒惑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  
秋七月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謹于饒  
州賜死貶張巒為宣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罷鑄大  
錢明年周亡編年之法絕筆于周亡者清風發而  
群陰伏理固然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寔則何以

著李氏之罪故者器服物廢賞刑威直書其僭將以  
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于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  
卒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聞  
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王如南都所過慰勞守  
宰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達于廬山歷覽勝境與  
從臣譚宴浹日而去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為奉化軍  
節度使豫章迫隘官府勞暑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  
歸國主悔怒唐錡慙惧發瘍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  
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主之喪至自



豫章群臣請殯別宮世子手札不許辭甚哀切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朝乞追復帝號

太祖皇帝許之謚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號元宗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為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向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向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矢父之政卒至于

大亂矧不及于太宗者乎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如一向非任用群小屏棄忠良國用不單于閩楚師旅不棄于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揚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梢之十人拔之無生揚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萌而夕樞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于明年夏六月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于不可測



非常之禮行于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逋以應世則處  
非常之變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  
起于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于乾  
侯者非常之變起于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公  
即位于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于不得已也元宗  
殂于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即位  
其偶合乎昭定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為  
天下之大防也情偽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  
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  
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

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擴于禮者在 其義爾天喪  
禮之大與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  
不及也變禮之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君薨于外世  
子泣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  
孰能與于此哉

德雖不孰孰非天亡日月供照爍火銷光作後主書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  
慧善屬文工書画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為神武  
軍都虞侯泚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  
帥封鄭王太子真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為嗣改王吳



拜尚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為太子  
監國六月元宗殂于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位  
尊母鍾氏為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  
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為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  
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  
射嚴續為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  
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典常賦俱征八月鄂  
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延謙為武清軍節度使  
苗後冬十月以南都苗守韓王從善為司徒兼侍中  
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鄧三從益為司空南都苗守下

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于  
內殿泉州劉從効遣其子紹基來貢二年劉從効卒  
州人立其次子紹鎡為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  
進執紹鎡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  
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即以國主為清  
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為殿直軍都虞侯紹鎡為監門  
衛中郎將句容衛張祕上言為理之要詞甚切激國  
主手批慰喻召為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朱業為寧  
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為神武統軍秋七月建  
州陳海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江州何洙為左武



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  
軍林仁肇為寧國軍節度使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  
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  
遷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冲歸于京師國除初金  
陵臺閣殿庭皆用鴟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  
使還復用二年春正月始用鉄錢以鉄錢使戶部侍  
郎韓熙載為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且殂謂  
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  
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  
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

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保  
大末兵窘財乏鍾謹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  
泉貨徑寸士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肉好皆有  
郭謹誅遂廢至是有鉄錢之議每十錢以鉄錢六  
雜銅錢四既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鉄錢貨易物價  
增涌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  
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鉄錢十禮部侍郎湯悅  
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貨則  
曰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鄂州黃延謙卒以宣州  
林仁肇代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城



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  
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京師國除  
以江州朱業為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苗後  
柴克貞為奉化軍節度使夏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  
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鄧王從益還  
都以鄂州林仁肇為南都苗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  
于順陵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清軍  
節度使苗後秋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  
州嚴續卒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  
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國主

引與譚論或至夜分開寶元年夏江王景遷卒冬十  
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二年春以左僕射  
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  
湯悅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  
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  
加獎用乃罷洎職冬較獵于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  
錄囚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  
非車駕所至請損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  
從之繩愆糾繆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諭南漢  
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龔慎儀三年中書侍郎韓熙



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于禁中廣罷僧  
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  
經拜跪頓顙至為瘤贅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  
千給廩米緡帛以佚之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  
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京師  
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 不許自從  
善不還四時晏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鵠  
兮相從飛嗟季兮不來歸常快以國感為憂各  
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 皇朝戰艦國主惧  
事泄不聽商人遁去五年春 皇朝屯師漢陽鄂州

揚守忠以聞人心大惱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  
書門下省為左右內侍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  
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為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  
為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為江國公吉主從謙為鄂國  
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鷓鴣每遇 皇朝  
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大年春  
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  
不許洪州林仁肇卒中書舍人潘佑荐衛尉卿李平  
判司農寺又荐平知司會府群情紛以為明党佑  
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以為如日將暮



之辭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  
收佑自到母及妻子徙虔州七年皇朝使閩門使  
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  
入助祭國主唯不荅秋中書舍人李穆賈

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圓丘思典卿同閱犧牲國主  
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荆湖直趨池  
州池州王將戈彥城走遂克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  
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去開寶年號公和牘  
籍稱里成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  
老将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主以功名自負輒抗王

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苐敗北中  
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

不荅主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  
熟餘群皆未奉命糧道限隔樊若水請于採石繫浮  
橋以利轉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

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天命焉吳越圍常州  
軍使余成禮劫刺史禹方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  
者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  
鎮海軍節度使留後以凌波軍都虞侯盧絳為援澄  
已懷嚮背國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



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于境內拜茂忠袁州刺史  
八年春閱民為師徒昇元初均董民田以定科賦自  
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  
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  
又于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圍軍後改為技  
山軍使物力戶為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  
渡每歲瑞牛官給綵段俾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  
銀碗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  
凌波軍又率民間仿奴贅壻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  
能自備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招

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井屯田  
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衛統  
軍諸軍都虞侯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  
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田令若前進而  
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為虜矣乃  
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  
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以長筏大艦師水陸諸  
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死餘眾皆潰  
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者相救籍自潤州降後不  
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寔冬百姓疫



死士卒乏食誅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  
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  
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中圖  
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迹國主嘗謂所幸保議黃氏曰  
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  
陷文籍盡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  
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  
寺閣崇構因山為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梁時  
為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  
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于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

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魯彬整軍成列至其  
宅門之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  
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携血屬赴火既見彬  
彬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  
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  
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固  
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  
百人為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  
負擔者同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遣近臣辦裝張  
必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



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煜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  
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室闈令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  
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  
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汁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  
之散施緡帛甚衆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遺命侯授  
左千牛衛上將軍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  
平興國三年公病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  
四翌日薨在偽位十有五年三十二進封吳王以  
王禮葬洛京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箸  
乃敗徵也

此卷序前一移外可稱非唐代之序也周世宗伐南唐及宗死江南  
五尤甚若泛序五代其屬亦解郊議二字是卷末着之亦可呼也



唐會要卷第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修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雜郊議下

武德五年壬午

是歲皆敗死惟梁師初定均田租庸

調法丁中之民

丁者強壯之時中者謂上下通也唐

主起晉陽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可成大哉堯之

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者也然而事有萬



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人三代之君  
曰且久者殺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  
也近管蔡則諛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  
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  
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  
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玩目不得閱淫  
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  
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  
禽戲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  
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

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  
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也定之心矣則彼忠直  
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  
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論之者有以辨也人情  
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党其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  
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馬逸駕而走  
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  
大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  
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  
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



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言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官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罷丞相也因謬寃死無所自明而况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終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

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子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晏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寔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即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踐之至母后臨



朝剪棄正族當中一聖勞動之除雖有骨鯁敢言之  
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  
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  
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曠不任事者  
為之即休戎罷師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  
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之夫以足士之愛其子  
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諫多聞之友以輔  
之豈天下之無子而可以疾廢眊曠不知書者為之  
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反君立之甚也  
近制宮寮之外徃々以沉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

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逾時不得召見彼又安  
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功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  
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  
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々習  
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  
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  
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  
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  
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々傾耳注心  
之日也成王訓導之功今文皇憂習之漸選重師保



慎簡宮寮皆用博學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  
進迭見日就月將曰今皇太子聚諸生定齒曹講業  
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善記過  
以警之血氣未定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  
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  
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  
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職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  
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  
入則有東牟宋虜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  
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剪其

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為建永、無窮之長  
筭輒敢言之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李行脩獻書視漢初  
經籍起口傳壁匡煥然明脩其所由者修廢官立太  
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  
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亢極匡飭頽俗傳委裘  
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欵近學無專門經無  
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  
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獨以詩學  
上聞趨所急也伏惟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



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  
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  
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顛流  
乎足猶草木之風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  
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  
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於上下無快心王化盛  
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王文譎  
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  
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濟于下  
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

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  
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亂可見喜怒哀樂  
訕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窮當治亂之時氣  
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  
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致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  
動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  
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  
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  
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姍笑三代燔燒經籍  
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輒於相語喑呢相授以及漢興



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  
立於學官雖章句大脩而比興未喻時揚雄司馬相  
如由是

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  
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寢盛時因災異屢啟  
直聲初或不寃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  
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慨之士至曰  
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  
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其胸襟嘆惜其牙代  
莫宗其源以為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  
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而愠者

多暗投而却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  
旋百度吏事反為緣飾霸道興所舛登禮巖穴發揚  
側伏宸心說議猶天地相宣儒言昌言與日月橫鶩  
以詞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  
則詩學何為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  
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  
劉迅者說書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公卿諸儒講  
其異同綜其旨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  
使講以多物而無諱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為師  
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傳去



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於聰明命司成  
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于民里由京師施之  
遠方是謂垂化復朱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  
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  
則動天地感鬼神豚魚甘葍荼米異俗懷鬼方皆在  
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不知時變溺於斯  
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之於生前則一時可知  
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  
隋其爵不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

命自漢至隋或鄉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  
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  
唐乃旌八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  
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  
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  
隋過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僥死者可作其志  
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  
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于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  
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  
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間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



刊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  
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蹴揚墨  
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  
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  
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  
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  
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卜子  
夏公羊高穀梁  
赤伏勝高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劉向  
范甯杜子春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植何休王肅王  
諸王輔嗣杜元  
凱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記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  
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

辭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  
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為  
備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  
化未必不由夫事如儒道而有之

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善矣惟貢士一門闕然不修以  
為有司過矣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  
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  
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文籍  
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  
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



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二十三學文成  
立為州縣察臣得備下士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  
命有司始見貢院縣版樣立束縛檢約之日勘磨狀  
書劇責與吏胥等倫放得引到尚書試之日見八  
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  
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之氏試者突入棘圍  
重之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  
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今之天下貢士既如  
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不大信古聖人言及觀今  
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

聖人之徒也伏見國家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  
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  
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  
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  
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道也試  
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  
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臣君子遠  
去不肖汚辱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  
則以筐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  
承之是彰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耻之臣亦耻之



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賢察訪行寔無頗  
邪然後上貢苟不知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  
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  
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  
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数每歲多者固不出  
三日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  
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南  
周環縣億萬十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  
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  
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

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数是為取才耶取舍格耶其不  
可先定人数亦昭々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  
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出  
此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  
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  
下入貢者皆茂行寔不拘人数其不茂行寔法與之  
隨此為澄源，既澄則來者皆向風矣俾有司嚴加  
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  
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几  
其有瘳矣人々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



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  
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  
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  
由邪以正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  
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  
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  
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  
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  
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  
佞馳騖關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耻不為也故宜以  
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  
由以樂陛下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留神  
獨聽天下之幸也

王者制禮必曰規模規模之興寔資古<sup>師</sup>道故當  
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  
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  
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  
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  
亦大乎孝<sup>敬</sup>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於諸



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祀  
典何又稱宗而廟號又宗稱之萬代率循典禮以闡  
大猷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大孝惟

舜與天罔極蒸之思惟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  
也然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勦人亦有所損先太  
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  
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不知其所昔魯莊公丹桓公  
廟楹而刻其楃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為非禮漢  
惠帝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  
代宗之廟當時大創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

議即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敬宗廟乃王  
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  
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况此寺非宗社  
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力以邀二梵之報其不  
可以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  
宇下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遣將攘却無尺寸之功隴  
外壤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一  
夫不獲寸上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况甚於一夫  
尺土者乎用武以來卜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  
繕乘補卒至今示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



三年百萬之衆資糧屨，取足於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以俟王命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繼未暇分錢穀帛以贍鰥寡無當務省侈費以噢咻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酤之弊忍以此財興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誅求償窮匱不堪鼠竊之盜起戎

狄乘閒狗吠之驚急得不為深憂乎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勤心助祭延福流祚永，無窮耳未聞崇建梵宮雕琢金玉之為孝



也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為不可以有為豈馳心於有為之境而邀法於有相之功哉不取也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至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製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聖德孝思格於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忠直之言真懇之至

興元二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自即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勢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蘓疲氓况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時限迫促簿書類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以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



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于官也寔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于用力濟于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苞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駟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寔效

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于他吏可相有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于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其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膺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



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  
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  
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  
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摠東有遼海之軍  
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于甲冑舟車倦于轉輸且召  
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徃來有漂溺之  
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  
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  
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  
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

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持大棄德而輕  
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  
其亡嗚呼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  
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之減  
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  
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  
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  
又損頗有工力之賞終以茨茅示約猶興木石之疲  
假使和願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  
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



人無道之君以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織靡如變化于自然職貢珍竒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寔敗素于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源不可不道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于麟閣盡探願于儒林干王治亂之踪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自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

于業恭體逸于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澤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材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總名兵金性刻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



則民力殫矣何開之民力有餘而力不足耶開元之  
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共籍而為伍春夏繼之家以  
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  
農桑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之常  
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廢率中戶五僅  
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民  
力不足也今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  
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為殷繁  
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  
如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

群髡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  
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孰與其足也即  
其監鉄不可除而榷筦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  
乎目者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未及終非  
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  
之急乎聚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  
言不以聽乎則不能復廢之已復之髡止而勿施加  
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几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  
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  
平之事異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也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  
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  
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  
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毡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  
通大秦南通郊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  
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  
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  
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  
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金銀鹽布之稅不  
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寔於戎行寶貨之資

不輸于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  
塗地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  
更置博南哀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感博南越蘭津  
渡蘭倉為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蠻夷  
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  
日廣而使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  
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  
身之酷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  
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  
置官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廢更多粗設



綱紀自然久定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  
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亮且  
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剝貪饕劫略精  
以為常煽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  
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  
擲累萬劔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  
州專州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  
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群蠻所殺前  
朝遣即將趙武貴詩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唯類無  
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徃征即將劉惠基在陣戰死

其州遂廢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  
至垂拱四年蠻即將王善寶晁州刺史爨軋福又請  
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擾蜀中及  
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於今不息  
且姚府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  
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  
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  
乞省罷姚州使隸舊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  
鎮亦皆廢於瀘此置閔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



通來往增舊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

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  
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息結於  
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愔  
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終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  
業之君不務廣息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  
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雖  
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  
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  
但令政教無失以待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

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  
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  
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  
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與惰時總十分之一而  
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出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  
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虛時雖父母有恩詔令其  
減者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故  
臣每誨訪問四五年来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  
下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  
事臣知不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



後集上書為殿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  
錦綉纂組紡害女詔除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  
帝窮奢極侈而承文祖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  
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  
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  
議者皆不以為儉聞作法於法其弊猶亂少處人間  
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况皇  
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  
憂也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數聚為盜  
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

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  
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當代之亡則知其政教所由  
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  
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  
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  
帝云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往  
者貞觀之初率土飢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  
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言無謗讟自五六  
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  
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



務也故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家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僥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

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寔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憫矣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人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脩鷹犬之用無威畧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



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先為節制以至滅  
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  
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  
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  
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  
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  
若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  
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  
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  
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

法使萬代遵行之

古先哲王文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  
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  
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小學以化  
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  
詩書是以教洽而化行流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  
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  
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  
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



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  
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人  
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  
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  
有執不撓之懷狗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  
使綱領不振請托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  
經術之士揖多庸頊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  
自勗使海內黔首搔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  
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  
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

明制發德音廣聞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  
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伏膺訓  
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  
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于是乎在則四  
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  
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  
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  
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  
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于茲故知務學之  
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



哉自三代哲王以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  
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  
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  
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  
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  
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于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  
祖于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于儒道如此急也  
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  
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于太學以躋  
于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使修太學并為

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  
徒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于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辯  
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  
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  
至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覩儒道之盛故太學  
興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于衰亂之代所  
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寔蓋由國學廢誨  
論之理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  
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  
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



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  
萬方傾耳北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  
光闕絃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傾自羯  
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  
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  
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  
崇太學重延儒碩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  
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儒制殿最講習  
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  
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

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  
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于周時橋  
門觀化豈謝于漢日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茲廢墜  
弘於教化異禪聖教以助皇風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  
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  
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則法易  
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  
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于別准格  
教今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



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體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遵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祈陽者也太陰于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誨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漢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

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羗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寔以爭硤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剋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



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蠶于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于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寔于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于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抒

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日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



觀年中尅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剖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 見阿史那解瑟羅陰山貴種代推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遭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損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寔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寔矣况綏撫夷狄益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蝼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脩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教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寔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覆之慮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此卷志非雜部 議之文善而不刺死何受文字又善去刻字可以校正

釋經結願 卷中時得副耶



唐會要卷第九

唐會要卷第十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暨脩國史上柱

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寔封四百戶

臣王溥纂

親拜郊

雜錄

親迎氣

后土

籍田

籍田東郊儀

九宮壇

皇后親蚕

親拜郊

尚書輯五瑞覲四岳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以合  
符于天子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



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  
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  
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  
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何謂五輯謂珪璧琮璜  
璋也禮曰天子珪尺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寸半厚  
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圓外曰珪圓中  
牙外曰琮禮記王度曰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  
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純  
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也  
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

兵珪以質信琮以起王功之事也珪以為信者何珪  
者兌上象物皆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  
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潔也上兌  
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  
義于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之道安  
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  
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  
為言積也中夾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  
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象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  
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



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徵未可見璜者橫也貞  
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之為言光也陽  
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  
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  
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  
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  
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時之萬物莫不章故謂之  
璋琮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  
出城于外內圓象陽外真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  
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

條畧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琚以朝諸侯諸  
侯執珪以覲天子琕之為言琕也上有所冒下有所  
覆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琕  
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  
者復得其珪以歸其拜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  
還其圭三年珪不復少絀以爵圭所以還何以為琮  
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幣蓋輒更造何以言之禮  
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璧也公圭九寸四玉  
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為四器石持玉也以尚書合言  
五玉也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執也質已之誠致



已之悃幅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為以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王為贄者王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群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為贄庶人之贄足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足謂鷩也卿大夫贄古以麇鹿今以羔鴈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

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贄執麇明古以麇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行美之物以為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个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當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脯也婦人之見以棗栗暇修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褻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



夫人以棗栗暇修者凡內修隱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夏修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暇修云乎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見君以義合者也得親拜郊行事者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然後合乎時宜故古所以有贄也

雜錄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諫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

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不法古弼王紀周言失傾前疑主度定德經後承主正當考夫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于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辟賢也諸侯諍不從得去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去日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于避賢如是之是待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逐去君待之以禮奈何曰予熟思夫子言夫得其道今子不過且留聖王之儀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



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必三諫者何以為得君臣之  
義必得于郊者忠厚之至也異君覺悟能用之何以  
必三年古者臣下有喪君子年不呼其門所以復  
君恩今已所言不合于禮義君欲罪之不可得也援  
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二子復盡憐也所以言放者  
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  
留凡待于異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簒各去無為留也  
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  
臣待于郊者君絕其祿者示不欲去也道不合耳祿  
參三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賜之環則

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耻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  
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介主無介民也詩曰逝  
將去汝適彼疆土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  
天下為家也親屬諫不待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  
也春秋傳曰司馬皮曰請處乎此臣請歸子皮者楚  
公子也時不待放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預政事故  
不得諫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傳民語大夫進諫士  
夫婦榮耻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何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諫也諫不從不無禮去之矣不  
娶妻非諫正也故一與齊終身不改其地又敬不違  
臣之諫君子之諫也悅且却悅則復前此信之性也  
性也指諫者性也悅且却悅則復前此信之性也



者義也惻隱發于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  
避喪身義之性也孔子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易見于外如詩所利也若過惡已為  
人臣不顯者纖微見定變事白異露作詩而求已失其  
著民蒙毒螫天所以立諫諍者皆為重民而求已失其  
覺悟也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為重民而求已失其  
傳曰史記事者以善之臣懸誹謗之木建招取法則  
也動則當應禮是必下之議詩人建招取法則  
藻曰動則當應禮是必下之議詩人建招取法則  
度則史書之左史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膳是  
天子不得為非故史之義不書則宰夫徹膳亦死  
所以謂之死何明王者使不書則宰夫徹膳亦死  
使制為不備三味而食之禮曰一陰陽不謂之宰何  
王者為不備三味而食之禮曰一陰陽不謂之宰何  
穀不升不備三味而食之禮曰一陰陽不謂之宰何  
過何有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君本不當有遺失  
君隱惡何有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君本不當有遺失

親迎氣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莫不溫潤而和故聽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  
于戚習俯仰屈信容貌得齊焉故樂以宣八風之氣  
親而迎之覺上下有節此謂大得民也屈已敬人君  
子之心故孔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  
哉夫氣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質  
鬼神序上下正人心也夫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  
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尚雅  
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  
土地民人山谷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僻邪



皆生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樂何未禮樂所以防  
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  
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王者始起  
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改  
制作焉書曰肇修稱禮祀新邑春秋傳曰昌何為不  
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復更  
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者所以象德表功  
殊名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  
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箫韶禹樂曰大醵湯樂  
曰大濩周樂曰大武家周公之樂曰酌合田大武黃  
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  
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曆以調  
陰陽莖者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  
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  
舜曰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  
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濩者言湯  
承衰能獲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  
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  
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



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湯樂何殷紂為惡 久其惡最甚割涉剝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尅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

為行諸侯四 為行諸公謂三公三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傾先王之樂明有法示二其本興已所以自作樂明作已也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詩云奏鼓簡 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享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也故南夷之樂曰離合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古先王順命重茹也此言以人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干戚舞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四夷



之樂持羽舞坐時藏也誰制夷狄之樂以為先聖王也先王惟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于是作樂于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味之為言味也味者萬物老衰禁者萬物禁藏侏離者萬物微離也而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戚二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禮者身當履而行也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者聖人作為以樂之耳故有夷狄樂也殊為舞者以為使中國人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禮不備恐有過誤也作

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又故不在內明堂制曰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納明有日也曰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為四夷之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者從東故舉本以為之總名也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舉惡也則別之東方為九夷南方為八蠻西方為六戎北方為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跽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



毛穴居東所以九何蓋來者過九之為言究也德徧  
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何以名  
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  
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

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此方太陰鄙却  
故少蠻虫難化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  
易無別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  
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  
八佾舞于庭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降神之樂在  
土何為鬼神舉故尚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何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  
鏗鏘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  
子食時舉樂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食物四時  
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正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  
至尊著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  
之姑也晝食太陽之姑也脯食少陰之姑也暮食太  
陰之姑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暮  
食士偃禮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  
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為言履



也可履踐而行樂者君子樂待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聲音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  
其高下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謂宮金謂商木謂  
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  
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商音盛德在水其羽音所  
以名之為用者躍也陽氣動躍徵曰止也陽氣止商  
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  
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  
謂也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

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  
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者何天子  
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  
如此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  
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堦坎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  
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堦在十一月堦  
之為言勳陽氣於黃泉之下勳蒸而萌匏之言施也  
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管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  
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故謂之笙  
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慈露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



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相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鞀者震之氣也上應外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簫者中之氣萬物生于無聲見于無形僂也簫也故謂之簫者以祿為本言承天繼物為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之簫也瑟者音也閔也所以懲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

有親踈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踈所以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金聲也鑄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之始也敵終也一說生祝鼓簫瑟埴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祝在東北方鼓在東北方琴在南方埴在西南方鐘在四方磬在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為本出于五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



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據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萬物相逼而已

后土

后土之來王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之祭而祭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

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歲再祭何春未穀之義也放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神契曰仲春獲未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社稷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禮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



為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  
諸侯必有誠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  
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菴其上柴其下郊  
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  
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着明誠當近君置宗廟  
之墻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  
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 先祖  
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譬之  
宮墻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  
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

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群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日  
命人社論語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不謂之上何封土為社稷敬王也為社立祀  
治謂之稷或曰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  
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食養人為用故立其  
神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  
露必受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識之使  
民人望見師敬之義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  
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  
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自親祭社稷



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首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之記曰樂之施于金石絲竹越于声音用之于宗廟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于禮也

### 籍田

上古之世其籍田以供無為而治者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億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不試四方來同苟或昧於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烝黎困窮幸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懷光久從戎旅頗著勤勞拔於等倫授以旄鉞誓師河朔奔難奉天有夷兇嫉惡之誠有弭患釋圍之績俾介元帥仍升上台秉心匪彝自底不類怙衆貪亂附姦脅君再用遷幾危宗廟率土之人咸懷奮擊昏迷不返悖慢逾彰義在救人農事始起以供交廣之路故后稷之躬耕人望之以其淵源遂便安置中外士民申明多是朔



方舊人素蘊中義朱泚脅從寃其本末情有足矜况  
能膂力同謀舉誠錄其成功咸與維新宜一切洗雪  
勿為瑕累並許其中效順事績著明乃其本末亦無  
弗同範古今以為之鏡此教之本也節度支營由觀  
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北平郡王燧惟嶽降神匪  
躬之節訓師懷盡其誠心奉行王室有崇讓之美東  
平郡王唐朝臣等並節著艱危功成討伐鎮于衝要  
隱若長城取彼兇殘進無堅陣比義同德廓清方隅  
宜增食于真封且延榮於胤子可各賜寔封二百戶

仍與一子正員官一自征役奄歷歲時畧無寧息賴  
茲成効是有功成以充晏賞國之經制儲蓄救患之  
術繁興尤極農桑日廢井邑為虛委於溝壑傷夷未  
服而被於洛汭時稼穡瘁瘵烝黎重困然由徵賦不  
息征役未寧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興言感悼焚灼于  
懷刑罰失中虐殄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  
辜遭罹其弊兢惕畏不敢違安庶蠲下土之灾用  
答上天之戒其宣武等軍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  
度河陽懷州節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美軍澤潞  
磁邢等州節度保寧軍節度成德軍恒深趙等州節



度每管各賜米五萬石所司即船運都於楚州受領  
賑給將士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窮困屬軍費方殷  
國儲尚歉今所賜賑給其數非多猶慮孤惻或未周  
贍穀價翔貴何能自資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  
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允孚收歛之術且  
叶變通之規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等量置場  
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減價出糶貴從權便以利  
于人無或勞煩重予不德方岳守將士省問鄉閭有  
可以救歲之凶災除人之疾苦以茲節効良有可嘉  
所宜慰安俾洽將士人承前所有一切釋放曠然昭

洗與維新

籍田東郊儀

壬辰歲夏四月客自洛而至於東郊享用以禮接以  
義追思先王之遺風至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海內  
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  
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欤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  
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  
彌薄防其人而益偷豈澆淳必繫於時耶祇膺累聖  
之業猥居北人之上軋居克勵如恐失墜憂濟庶務  
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大禹以崇儉



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啟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  
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  
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  
不息五教猶鬱也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  
志賦日之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道愈濫意者  
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耶思欲剗革前弊創立  
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于文而有據備陳本末  
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于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稔疹  
頻興仍歲旱不稔上天作孽然屢推凶災其咎安在  
傳曰時之不義厥罰常暘又曰堯天水旱數之常也

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摩蓋藏國無廩積屢延卿  
士詢訪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語  
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糧于江徼則  
遠不及期將搜粟于閩中則撓而無獲節軍食則功  
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  
大夫蘊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虛衷森然就列寡昧  
極時之艱災畢志直言無有所隱  
乾元三年二月李華茂平生相知賢士大夫共康道  
理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群議紛然以見異指或牽  
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弗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



矣國制多缺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褒克舉咸造  
于庭其極思精心喻未悟仲尼叙禮樂修春秋先后  
考之于道淺深差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于  
變學古所以行于今之教人則異于是工祝陳禮  
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諱禮樂之文而不試以事  
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故有良術堯舜率天  
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  
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  
類豈虛言哉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  
希聲聞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

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不變姦匿不  
萌何施何為以致於此王者制禮必因其時故忠敬  
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刻古法漢  
雜霸道紛綸千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  
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畝者朴野而近愚  
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  
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  
五運相生以漢相火行則周為木德禮稱尚赤義例  
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  
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



用沃虛懷

三代之際粲然可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並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寔在于此秦漢以降王制不脩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即式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于干戈于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歎念之甚勤思繼前躅良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勲庸既多爵秩咸貴俾服田畝慮興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日減

阡陌歲荒水旱小愆廩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于耒耜儒者兼達于韜鈴田萊盡畊攻取必勝誘人恐易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于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竒以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泛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推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義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貶褒夫衆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勝袁紹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為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譔軍書



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高畧擇善而行論道經邦  
興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得諸全才康濟大難  
懋官胙土備舉彛章開府異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長  
吏充靈鹽銀夏等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營田押  
蕃落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行永軍行營  
節度副元帥柱國樓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資忠  
厚叶于興運為國輔臣徃以盜起上京駕言出狩羣  
兇怙亂再犯郊畿時乃書揚武成董制師律深居籌  
畫奸慝寢謀當敵指揮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

張重以賊臣茂恩養寇資亂再懼艱阻播越巴梁時  
乃并轡載馳執羈從邁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滅  
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縱橫有夷難之畧感激  
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秉大節以誓群師  
布寬令以宥脅後師次近郊推亮非抗車臨近甸下  
邑如歸推成功以不居期盡敵以自効率其全衆揚  
旆前追雄威疾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歸心掃  
闢氛昏安復園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燮之讓能  
耿弇之殄寇摠是二美瑊其有焉足以垂勲旂常垂  
美竹帛宜首台階之列仍疇井邑之賦祗膺時命無



替厥庸司侍中仍賜寔封八百戶餘如故

### 九宮壇

古者立壇以祀天地考正朔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  
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考禮義正法  
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  
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  
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  
不從君流改制度衣服為畊者君計有功者賞之

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宮壇所以為四時交際  
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量當得  
其中也八月二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  
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  
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  
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踈也因天  
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  
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  
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  
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



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  
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蒞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  
傳曰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巡狩祭天何本巡狩  
為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王者出  
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  
禰魯子問曰王者諸侯出稱告廟祖禰使祝遍告五  
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  
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類祭以配祖不曰接者尊無  
二禮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

者之命至禰不謙不至祖即祭告天為告事也祖為  
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出王者諸侯出必  
將主何示有所尊故魯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  
行載于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于祖禰  
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  
不可空也王者立壇以行天子之禮諸侯待境以守  
藩為職也禮祭義曰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  
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  
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  
二公以其屬從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



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舜  
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  
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  
狩岳者何謂也岳之為言桶、功德東方為岱宗者  
言萬物更相待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為言護  
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山為華山  
者華之為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獲也北方為恒  
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  
言其後大之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岳為岱山霍山華  
山恒山嵩山也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

東注海其功着大故稱瀆也

爾雅云江河淮海  
所稱為四瀆如此

皇后親蠶

昔文王之政以蠶桑為利而不失其時民不至於凍  
餒者非其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因天地之利以  
教民成焉此衣服之便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兆庶之務固自有本不以爭競為心區域雖  
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同心重修好至重  
大信一立義無改移將垂百代之名而事之去就須  
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故親督成其業而黎庶  
咸享邦家之大本永言慈道堯想勞懷蓋誠所未享



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  
不求聞達者立國之本斯其大經聖人神疲力盡以  
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慤敬  
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籩豆時  
修衣冕屨制其天下之書則稼穡整，林軸麗，斯  
可謂教備道之備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  
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窳墮乃曰三年不為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必崩何訓之示之，至而訓之于之  
之難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  
詭紹激許恍固呼哩離合揣則反覆儉滑之術悉備

于章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  
盜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以降至于漸醜之後其  
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粉兒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  
如押合飛箝寔時之常態是知漸醜之後不讀書者  
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覆載之中胷有心者有其  
謀然其謀則必為己而鮮為人也故有政，汲，力  
于謀者得之則逸身豈家不得則嫉時怨命意此真  
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  
始無謀而不求利于身也不求利于身而利自及也  
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于子而傳于他人



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于堯舜論功德者無出于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于謀衣食大者不過于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于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舍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者日月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辨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

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論曰王氏之先蓋出于有周自后稷公劉迨乎太王季以至文武成康累聖重光以成王業故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下及靈王厥德雖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晉者登仙于伊洛之間其後代子孫遂稱為王氏者其綿系不亦遠乎既而姬氏運窮戰國蜂起有錯為魏將剪為秦將咸以武功翊扶霸業宏謀遠略二國賴焉自秦至漢有吉有駿為漢代名賢自漢至晉有覽有祥為晉室公輔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為別駕虔有佩刀工者相之以為三公之器虔為祥曰苟非



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不  
獲而後受之祥在魏為司空太尉封睢陵侯晉武帝  
踐祚拜太保爵為公年八十弟子職言樞衣而降獨  
以羔裘何取輕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  
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  
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所以必有紳帶示謹敬自約整  
績繒為結於前下垂三分示有事也論語曰去喪無  
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正玄玉大夫佩水蒼玉  
士佩玼石佩即象其事若事天佩其來耜工匠佩其  
斧斤婦人佩其鍼鏤何以知婦人佩玉詩云將翱將

翔佩玉將之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